

人的精神天地通常受制于三种状态:常限,底限,极限。

日常工作,生活起居,同事亲朋之间,左邻右舍相处,无非朝九晚五、一地鸡毛;家长里短,满天浮云,可以相敬如宾,也可以嬉戏调笑,甚或拌个嘴,嚼个舌,唧唧咕咕骂回娘,都算不上大事,沟通也在常限之内,只要情商正常,无人不可从容应对。

底限的边界稍宽,并且因人而异。性格涵养不同,性别年纪不等,阅历境遇不一,底限的宽窄深浅势必大相径庭。一言不合,甲某点火即炸,乙某浅笑深纳,发事事端,某丙手足无措,某丁措置裕如,都是可以不期而遇的寻常生态。

最不堪忍受的是极限。这个限度深邃超常,基本已在大多数人的底限以外,100个人当中,99个受不了。譬如基督耶稣,信奉被人打过了左脸,不妨再送上右脸。这种忍让,我肯定不在行,估计大多数人也不在行。

对人性的考量,常限往往可以忽略不计,最具参考价值的,一是底限,二是极限。遗憾的是,太平年头,庸常岁月,触摸底限尚且不易,窥探极限更是难上加难。常常连当事者本人,也不知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我家旁有一个大大的公园,名为黄兴公园,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去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尤其吸引人的是其中两个木结构的鸽棚,自开园伊始就吸引了无数大小孩前来观赏。鸽子有雌有雄,嬉戏打闹,白色的像是雪花,它们的羽毛在夕阳的映射下明亮而高贵;褐色的比较少,但也很美。照顾鸽子的工人显然花了不少心血,因为无论是什么颜色,它们都很干净,梳理起自己羽毛的姿势让人联想到了优雅的白天鹅。鸽棚里井然有序,尽管粪便不可避免,但一点儿不像有些地方的家鸽饲养者,弄得异味扑鼻。总而言之,这是黄兴公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人还会买一点儿玉米粒喂食,我也曾是其中之一。

这一天,阳光明媚,我和朋友到黄兴公园散散心,一边听着拷贝在随身听中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鸽棚的地方。说起拉赫玛尼诺夫,他和鸽子也是有一段渊源的。他有一首不引人注目的作品名为《瓦西里·拉赫玛尼诺夫主题波尔卡》。拉氏的父亲瓦西里曾常常弹起德国作曲家弗朗兹·贝尔的《快乐的小鸽子》,导致小拉赫玛尼诺夫一度认为这是爸爸原创作品。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改写出了这首欢乐轻快的波尔卡舞曲,一经弹奏就让人联想到了鸽子扑打着翅膀的滑稽模样。

现在,在黄兴公园的鸽棚前,鸽子嬉戏的画面依旧,我一边看着这些高傲地停在棚顶的雪白绅士们,一边听着索科洛夫急速的琶音和连奏,想着这是多么和谐的一幅画面。可是,在目光所及处,旁边多了一块木牌子,上面这样写道:“公园已经不允许养广场鸽了,现在有大量鸽子出售。截至农历岁末。”见了这个消息,我俩都吃了一惊。黄兴公园的广场鸽少说也有上百只吧,饲养鸽子的“传统”也已延续了数十年之久了,尽管有些人会购买鸽子食用,但毕竟是少数。而这句话“出售”的意思不外乎是把这群精灵的躯体全部交予食客了。朋友说,他转到木棚后面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沸水与一地的羽毛。此时的我已不知该说什么好。园方自然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将来欣赏不到鸽子的遗憾只能放在心里了。但鸽子的小小心思是怎么想的呢?耳边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已经进入到了第一乐章的华彩片段,竟然透出一种悲愤的味道。我想,这些鸽子应该全然不知这块木牌的含义吧,如果它们都清楚了,是不是早该飞走了呢?

拉赫玛尼诺夫曾经说过:“我感到我工作时候比闲散时更强,所以我祈求上帝让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尽管世事变更,难以强求,我仍希望这些美丽的鸽子能在这两栋即将被拆除的鸽棚里愉快地栖息到最后一天。

做生意,不要砍招牌。



但杰出人物,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可以把三限装入肚臍,虚怀若谷之人。耐力特别持久,韧劲超乎寻常,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这种人物,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倒是难不难翻脸。

常限·底限·极限

姜龙飞

《怎么办》,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名叫拉赫美托夫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锤炼意志,这位仁兄竟然磨砺以须,夜夜睡钉板。没有哪个逼着他这么干,纯粹自找苦吃,为的是突破底限,超越极限,考验自己心理和生理的最大承受力。万一哪天被沙皇的爪牙逮住,吃打不住岂不玩完!

这种人,让我崇敬了一辈子,不管他信奉的主义是空想还是实干,作为人,无论横躺竖站,都属大写。

时光回拨几十年,所谓“五不怕”精神,曾经备受推崇。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等等之类。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怕离婚”也算一条。离婚有什么好怕的,现如今有谁会怕这个?至少在红尘滚滚的当下,以此作为底

限甚至极限的考量,期期不足为训也。但在当时,很老派很本分的革命党人,恐怕把婚姻都看得够重,故此才会被纳作鉴别信仰的分水岭。

没错,信仰,就是这个我们忽略已久的字眼。历史上所有的杰出人物,之所以守得住底限,经得起极限,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都有信仰。

“信仰”两字,光环照人,如此崇高,但又如此近稔的境界,却曾被我们的前辈奉为灵魂的皈依、躯干的向导,叩之有黄钟大吕之音,引领他们的言行,经常突破底限,频频冲击极限,庶几趋近无限。

无论何时,人都是离不开信仰的。哪怕你怀里揣着的,是一颗破碎的心灵——破碎,那也是你的缘,萍飘梗泛,升沉无定而已。千万别说,“神马都是浮云”,恰恰在你张嘴忽悠的那一瞬,虚无主义的幽灵,已悄然附体,站上了你心灵的神龛,随缘任运,即成菩提。只不过你未必自明罢了。这个世界上,哪里还有一种精神现象,不能在包罗万象的文明典籍中认祖归宗,刻画出运行轨迹?!

所以,按逻辑之轨倒推,选择信仰就是选择底限,坚守信仰就必须承当极限。那些随风顺倒的墙头草,无论多么得计,都不配享有这个高贵的字眼。

只是为首者和为首们,要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比较好的,其他也是向好、学好、能好的。要正而坚强,和而不屈,协调统领,扬正祛邪,共致康良。

力者能得天下,能者善理天下,善者大同天下。

胜者为王,有时也可说是慎者为王。

理解万岁,万事能理就好解,万事能解也好理。好的文章、好的道理或理论,要能读通,要能弄懂,要能运用。

魅力何以四射,因为综合因素形成。

引力何以强劲,因为相对因素造就。

今朝有酒今朝醉(奔放洒脱),明日有觉明日睡(安闲超脱)。

本职为本,本职在职。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同事一场,因各种原因而秉性各异,质地参差,或忠诚或虚伪、或直爽或刁钻、或刻苦勤奋或投机取巧、或好处或难处、或这或那或中……皆属正常。

今宵灯谜

申立峰
风中走来微含羞 (电影演员)
昨日谜面:婴儿肥壮 (东北水电站)
谜底:小丰满



一辆飞快驶到的公交车在站台停下,本想迅速上步,可那地步履蹒跚的老人拉住护栏就是抬不起腿,只有托一把,后面紧挨着的人才得以依次而上。

当下这种场景在都市繁忙的地方经常可见。人老了怕的就是寂寞,更何况时下的老人活得真长寿,乘着好阳光,那些华发满头的年长者走街穿巷的,或者成群,或者老来伴。如果你赶路,逢上

在璀璨的星空中,他并不耀眼;在争艳的花丛里,他也不夺目。他悄悄地发出光亮,他默默地垂着绿荫,为银幕添色,为影苑增彩。他在水银灯下伫立了半个多世纪,他奉献了六十多个角色、六十多个活生生的小人物。也许人们已经忘了这些人姓啥叫啥,但深藏在记忆深处的感受依然蛰伏着,曾经有过的赞叹也没有消失,只要亮出他的名字,许多观众就会打开封存记忆而恍然大悟。

他就是上影演员曹铎,一个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尽和小人物结下不解之缘的老战士、老演员。

说他是战士,因为他来自军旅。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挥戈南下之际,他在家乡山东参了军,并随部队进驻大上海。他幸运地留在了上海,而且成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演员。尽管在此之前,他对电影是完全陌生的。他曾经和我谈起那段经历。他告诉我,当组织决定他去上影当演员时,他忐忑、焦虑,极不自信,想打退堂鼓。你想,一个土老冒,当了几天兵,算啥?懂啥?能管管仓库,看看大门就不错了。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有想法没办法,只能硬撑

鸭子上架,慢慢趟着走吧。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

演了一辈子戏,自然称得上老字号了。他这一路走来,没蹦没跳,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他知道自己的分量,从不奢望自己能光芒四射,一举成名。他演戏,不挑剔,有角色找到他,哪怕跑跑龙套,也不打回票;但创作上从不打马虎眼,得过且过。研读剧本、揣

单位搬到市郊,须乘班车上下班,每天花费在班车上的时间二小时。如何打发这段无聊时光?我想起了扔在抽屉里的握力圈。握力圈比巴掌稍小,恰似一只迷你型橡皮轮胎,近百只凸出小圆点均匀分布在圆环上。曾记得握力圈于上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阵子。后来可玩的东西太多,如呼啦圈溜溜球什么的,结果握力圈识趣,快点销声匿迹。

现在我重新握握力圈出山。谁知这小东西脾气挺大搭架子,没握几下便要我好看看,小圆点刺得手心手指哇哇乱痛,顷刻间手心和手指上会留下几十个小圆点,所以不敢多惹它。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握起来就顺手多了。对一般人来讲,握20公斤级的比较合适。小于20公斤级的没劲;大于20公斤级的却挺费劲。

如今我早晨出门,总不忘在口袋里放只握力圈。乘上班车,每隔二十分钟握一次,每次左右手各握20下,边握还边喃喃自语——为父母请安:祝愿两老健康长寿!为股市打气:今朝只股票涨停!为足球加油:中国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海军助威:盼望我国自主研发的航母平台早日友好出访世界各国;为自己鼓励:月月加薪!不过握前最好先搓搓手、活动活动手指筋骨;练完后再活动活动手指,放松指、掌、臂等部位关节。

一个人的手上有着主全身脏腑的穴位。常言道:十指连心。而“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即手指的痛觉灵敏程度,包含着壮心、强脏腑的我国传统医学精髓。玩握力圈,主要则是通过握圈来加强手部肌肉力量以及通过小圆点对手部穴位有节奏地反复刺激,达到通经络、调阴阳、行气血、濡筋骨效果。若能天天坚持锻炼,对肩周炎、手部麻木痉挛、高血压、冠心病、失眠、便秘、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等疾病具有一定辅助疗效。

当然仅动手是不够的,我还不忘动脚。俗话说得好:树老根先枯,人老脚先衰。现代医学证实,人体五脏六腑在脚上同手一样,都有相应的投影,脚踝关节以下竟多达66个穴位。有人形象地把脚比作人的“第二心脏”。因此,我也是每隔二十分钟,将脚趾想象成鼓槌、班车地面想象成架子鼓,左右错开上下微微摆动十个脚趾100次;然后仿佛跳芭蕾舞似的踮起脚尖稍稍停留一会儿,放下。如此重复100次。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起到健脾养胃功效。如果某位胃肠功能较弱,经常模仿模仿“四小天鹅”有好处。

自从在班车上动手动脚后,最明显的收获就是手动倍增:伏案连续书写1小时都不会手酸,20斤一袋的大米拎起来就走;脚筋也有力,站久了不会感觉腿肚子发冷、脚底板很疼……

时下乘班车上上班的工薪族相当多,随身带个握力圈途中玩玩,附带动动脚趾,既不妨碍聊天养神听音乐看野眼又时刻健身且低碳,不要太好噢。

诚者终究要被消费者抛弃;吴方言对此有形象的说法,苏州话曰『做扳牌子,无锡话更为简洁而生动,称作『砍招牌』。

招牌坍塌,都出于自砍。创牌很难,砍牌甚易;『创业难,守成更难』在这里也不失其旨义。

正当感叹好些商人不顾诚信损人利己的事层出不穷的时候,忽闻邻区有个水产摊以信守货品质量而顾客推重,但不每天夜摊,如果碰到顾客推重,她就不进货,宁可停售一天甚至数日;因而在出摊的日子,老主顾带着新顾客纷至沓来,有时竟须排着队买。所售河虾不论大小如何分档,都是鲜活的,这还不算稀奇,梭子蟹也都是在桶里游动着,那就在令人注目,足以引起购买欲。黄鱼、带鱼之类自然不可能是活货,却以不新鲜即不经销为信条。或有过路者问她:『新鲜不新鲜,』便答:『你別买了,我的东西都是卖给相熟的、信任我的顾客的。』

闲话招牌

端文

工商企业之不守信用或待客欠

摩人物,甚至写角色小传,他都特认真较劲。从《鸡毛信》中的民兵队长到《老兵新传》里的拖拉机手,从《李双双》中的会计到《喜盈门》里的强英爹,从《今天我休息》中的花爸爸到《难忘的战斗》中的账房先生,一个个都神情毕肖、活灵活现。朴实、憨厚,奸刁、阴险,不同的嘴脸、相悖的性格,他都能演绎得恰到好处。记得“文革”后期,看了好几遍《难忘的战斗》,最难忘的就是片尾那场戏:解放军战士赵冬生正全力以赴追击坏人刘志仁,冷不丁后脑重重地挨了一秤砣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砸碎的就是曹铎扮演的账房先生。这一砸,惟妙惟肖,既勾勒了账房先生的阴险毒辣,也昭示了当年那个“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必须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主题。这一砸,显露了老曹的功底。

曹铎演戏有功底,为人挺本分挺实在,和谁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不争名不夺利。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受邀去过他在乌鲁木齐北路的家,很普通的一般居民的家,有点陈旧杂乱。我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他笑笑说,挺好的,出门上街多方便。我心想,就冲他那个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底,也不该住这么小这么旧的房子。90年代初,我又去了他在大木桥路的新家,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告诉我,房子大了、整洁了,固然令人兴奋,最重要的是这里住的全是上影的员工,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5年,77岁的曹铎在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离我们而去了,遗憾的是在我得到噩耗时,他的追悼会已经举行。我只能在心底默默祭奠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储存在我们的深情的缅怀和不尽的思念中。

曹铎演戏有功底,为人挺本分挺实在,和谁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不争名不夺利。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受邀去过他在乌鲁木齐北路的家,很普通的一般居民的家,有点陈旧杂乱。我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他笑笑说,挺好的,出门上街多方便。我心想,就冲他那个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底,也不该住这么小这么旧的房子。90年代初,我又去了他在大木桥路的新家,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告诉我,房子大了、整洁了,固然令人兴奋,最重要的是这里住的全是上影的员工,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5年,77岁的曹铎在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离我们而去了,遗憾的是在我得到噩耗时,他的追悼会已经举行。我只能在心底默默祭奠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储存在我们的深情的缅怀和不尽的思念中。

曹铎演戏有功底,为人挺本分挺实在,和谁都是笑脸相迎、客客气气,不争名不夺利。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受邀去过他在乌鲁木齐北路的家,很普通的一般居民的家,有点陈旧杂乱。我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他笑笑说,挺好的,出门上街多方便。我心想,就冲他那个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底,也不该住这么小这么旧的房子。90年代初,我又去了他在大木桥路的新家,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他告诉我,房子大了、整洁了,固然令人兴奋,最重要的是这里住的全是上影的员工,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